

東北文藝工作團第二團戲劇音樂叢書之十一

安家生產

(秧歌劇)

劉莎著·鄧止怡曲

東北書店印行

安家生產（秧歌劇）

劉沙著
鄧止怡曲

人物表：以出場先後爲序

劉萬全：三十八歲（王女，駒腿）

王世榮：三十五歲（駒腿新郎）

吳慶山：二十六七歲（小組長）

陳二嫂：二十八九歲（婚姻委員）

老太太：五十來歲

換子：二十歲（老太太姑娘）

羣衆女：甲、乙、丙、丁小孩子多人。

羣衆男：甲、乙、丙、丁小孩多人。

第一場

（劉萬全端着水盆拿着掃帚高興上）

劉（唱二曲）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王世榮娶親咱來帮忙。

他到東街去買材料，我在家帮他打掃洞房。

（音樂起，掃牆，灰塵落下，灑水掃地至一旁。王世榮揸着籃子上。）

王
（唱一曲）

兩腿往前跑的快，笑在臉上喜心頭。

打了幾斤白乾酒，又帶幾斤黃豆油。

買兩張紅紙寫上幾副對，花椒大料啥都有。

分來一口大肥豬，統起殺了二百六。

八八喜酒咱來辦，請請我那些個好朋友。

跑腿子今年三十五，苦日子總算熬出了頭。

（白）這末嚟翻身啦，眼瞅着這個家也要安上啦，媳姑明個就要過門，才到縣上買了些材料，把我累的够嗆，我得快點回去，劉大哥還在家等着我呢。（拉開封門進）劉大哥！劉大哥！

劉 你咋磨磨菇菇的才回來？

王 我跑的可也不慢，你瞧！我啥都買回來啦。

劉 別忙歇啦！咱先把這房子收拾一下吧。

王 對！

劉 (唱三曲)

屋裏屋外打掃過，

(從籃子裏取出一張年畫)

(唱) 新買的年畫貼在牆上。

劉 (接過細瞅)

(唱) 這上面畫的兒童們。手拿標槍來放哨。爲後你也養他兩個胖小。

王 (唱) 一個姑娘一個小，姐倆雙雙入學堂。

劉 (白) 伙計！你想的太遠啦！來！把炕收拾收拾吧！(唱三曲)

上上下下打掃淨，

王 (唱) 一頂新蓆鋪在炕上。

劉 (唱) 兩床四幅蕪花被，

王 (唱) 摺好摺在櫃頂上。

劉 (唱) 分來一塊藍絲布，

王 (唱) 扯開掛在幔桿上。

劉 (唱) 玻璃窗戶使布擦，(在盆裏拿起布)

王 (唱) 磁磚櫃子擦的亮。(也拿起布二人對擦)

劉 (唱) 裏裏外外都收拾好，

王（唱）看來看去像新房。

劉（白）你竟說實話，忙啦半天啦，不像新房可得啦！哎！張大叔還等着你呢，問你做六頭六呢？還是八八的？

王 大幹一傢伙，就做它個八八吧！

劉 這末也行，這是一輩子大事，好容易熬到呢。（在篋子裏取出紅紙）

我裁開請代表團認字的給寫幾付對，趕快貼上。

王 忙啥？抽袋烟再整頓。（掏出烟袋）

劉 你看還有日子啦？（忽想起）才剛孟大嬸來說呢，叫快把新媳婦衣裳給送去呢。

王 好！我拿去，可還沒有人給送去？

劉 我送到媒人家，讓他給送去唄。（王下拿出）喲！你啥時候做的？

王 頭幾天分果實時分的唄。

劉 這末多？

王 雙份末，還不多來。

劉 政府對咱們窮人沒有想不到的地方，土地，衣裳都給咱分個雙份，連娶媳婦生孩子的事都給想到啦。

王 可不，叫咱們成家立業嗎。今年大生產，咱們要加油幹。

劉 那還用你說啦，你歇！我這身板，幹起活來還不頂個小夥子？

王 你比小夥子身板還結實呢。

劉 哎！上回我報名參軍，人家還不要我呢。

王 連我都不行，還能要你，歲數過了。

劉 （忽在包袱內取出一件女紅棉袍）哎呀！這末新的棉袍。

王 哎！這是李二秧子姑娘的，前天分的時候才有樂子呢。（唱二曲）

男的見了哈哈笑，女的見了笑哈哈，

都說咱是個光身漢，挑件花棉袍好幹啥？

劉 （白）幹啥？還不是爲了娶媳婦，（玩笑的）

伙計！都說你老實，你還有這個心眼呢。

王 可不，我早就想安個家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可總也沒有人給咱提，要不是共產黨來到這兒，像咱們這種人，到老也說不上個媳婦。

劉 那可真，這末啥你算熬出頭來啦，可我還連個影子也沒有呢。

王 忙啥？

劉 忙啥？再等幾年我鬍鬚都白拉個×的啦。哎，別嘮這些啦，快把衣裳摺好，我給送去吧！（二人摺衣服，小組長上）

吳 （唱二曲）

王世榮明個要娶親，我這裏急忙把信送，

貧僱農大會沒通過，這門親事辦不成。

劉（白）（提起一件男布衫）哎！這件大布衫正好給你預備的，穿上照量照量吧！

王 照量個啥？看！都整理汰啦。

吳（拉開門進）哎！你們在忙着呢？

劉 小組長！快來幫忙吧！我預備給新媳婦送衣裳去呢。

吳 別送了，你們倆只顧在家忙，沒去開會，貧僱農大會就沒有通過。

劉 咋的？不能娶？

吳 可不。

王 小組會不是通過啦，我才看的日子，要不我也不準備啦。

吳 開小組會的時候，那不是還沒有立這一條來，今個大會才決定的，才剛會上還選出婚姻委員啦呢。

劉（生氣的）有這種事，明個要過門啦，這陣又變卦了，豬也殺了，錢也花了，客也請了，這咋整？我說這就不對。

吳 咋不對？

劉 整天嚷嚷貧僱農翻身當權啦，連個婆媳的自由都沒有，這叫啥貧僱農當權？

吳 這親不能娶，大夥說了算，這就叫貧僱農當權唄。不給地主「嘎」親算對啦。

劉 那叫瞎扯，一個地主老娘們家她能咋的？到咱們手裏，捏成個扁的，她敢圓圓啦？

吳 你可別這麼說，地主家咱分了，他還不恨咱恨到骨頭縫裏去啦，要是有一天她恨急眼啦，備不住命還送到她手裏呢。

劉 你說的啦，她敢？

吳 才剛大會張寶林還說呢，他給地主抗活，地主看他能下力，肯給他幹，就對他說：『你好好幹個幾年，工錢不要使，我把我的老姑娘給你好安個家，』（對王）後來你說咋樣？

王 （不語）

吳 才過門六天，回娘家去啦就不來啦，要打把刀。

王 爲啥？

劉 地主家享福享慣了，伶仃到咱們家來能行？再說怎末瞎鬧了他，張勁沒消，婆家來把你收拾啦咋整？

王 給人抗了十來年活，也沒安上個灶火門，整年整月蹲在人炕梢上。打共產黨來，分了房子，地，常尋思着，今年要好好的生產，管他媽個啥樣的，來家能給做個飯伍的就行啦。省得一個人顧到地裏，顧不到家，怎末瞎又完了。

劉 啥完啦，找婚姻委員去，（對吳）誰是婚姻委員？

吳 東頭陳老二屋裏的，大會上決定的，你找婚姻委員有啥用？

王 這是大會上決定的，我看是不去吧，省得碰一鼻子灰。

劉 大會才決定的嗎，這個事是在大會以頭辦的麼，這事先辦了，那個決定以後再算數。

吳 那還能這樣辦！

劉 (拉王) 走！到婚姻委員那去，不讓辦，這些東西，叫她來給想辦法。

王 別忙！我把東西收拾起來。

劉 眼瞅着媳婦都荒了，收拾啥收拾，筐子提着，不讓辦這東西叫她給想辦法去。(提起籃子下)

吳 歐！你比他還急呢，這小子真撇。(王吳下)

第二場

陳 (唱二曲)

(婚姻委員端簸箕上)

這兩天忙着開大會，插空來把碾子推。

「乏」了幾升大黃米，過年的「嚼果」咱來預備。

(一旁簸)

(劉萬全、王世榮、吳慶山上。)

劉 (唱四曲)

說什麼窮人把身翻，

王 (唱四曲)

明個的喜事就不讓辦。

吳 (唱二曲)

你們倆不要把氣生，有啥意見好好談。

(白) 噢！到了！

劉 婚姻委員！婚姻委員！

陳 誰呀？你們幾個是咋回事？這是(指籃子)給我送年禮來啦？

王 陳二嫂！你少說笑話吧，你看我明個的日子這不是我啥都整好啦，又不讓娶啦。

陳 我當是咋回事呢，看把劉萬全氣的那個樣吧。

劉 (唱四曲)

殺豬來把喜事辦，買東西花了不少錢，

「約」去八斗高粱米，彩禮錢使了兩三萬。

(白) 這麼嘮又不讓娶啦，這錢花啦算誰的？連我也覺整氣。

王 陳二嫂！你看這東西咋整末？

陳 噢！這東西。(唱二曲)

這些東西都好辦，眼瞅着就要過新年。

各家都要把材料買，你將材料變成錢。

吳 對！這麼一來有多好。

劉 說的倒好，喇叭都來啦，又不許可娶啦，這事辦的真不相當。

陳 話可不能這末說，你們咋不尋思尋思呢？他家叫咱們給分啦，他爹叫咱們給鬧啦，你們說她恨不恨咱們？

王 那還有個不恨的。

陳 是啊！恨咱們還會和咱們一條心過日子啦，娶個媳婦是幫助你下地幹活，今年生產你好多個幫手，地主姑娘一年到頭，清吃坐喝，你啥時候見她下過地？來了能幫你幹啥？

王 那倒不假。

吳 鬧起地主來，你們倆倒還積極，爲啥辦起這件事，就不明白啦？

王 經你們這一說我心裏倒透亮啦，不應該娶倒對。

劉 地主都打倒啦，我尋思着一個老娘們家能咋的？

吳 能咋的？人常說嗎：『蝎子尾巴，蝎蜂針，最毒不過地主心』，要是有一天睡到半夜不隨心，把你收拾啦，她蹠啦，你還不是白死。（老太太上）

老 陳二嫂！

陳 來吧！李大娘！

老 我說倒是咋回事？

劉 咋回事？人家日子都看好啦，又不讓娶啦。

老 誰說不讓娶？

劉 會上頭，那天小組會通過啦。今個大會又不許娶啦。娶也沒啥不對的。

老 大會咋開的？我姑娘回去就跟我鬧，說啥也不樂意！

劉 他不樂意也不行，這是在大會以頭決定的。

陳 怎麼唔不是還沒娶，大伙開會說啦就要算數。

老 光大會上說啦算也不行啊，這彩禮錢都使換啦。

劉 是啊！不和地主「曉」親也倒對，大會說了算，可花這麼多彩禮錢算誰的。

吳 讓他退唄，使多少退多少。

老 那也退不出，可咋整？

吳 才給五六天退不出來就鬪爭他，反正他是大肚皮。

老 （着急）我也不是大肚皮啊！

王 誰說你是大肚皮啦？你是咋回事？

老 咋回事你們也不是不知道，換子打小就許給陳家啦，陳家是個小地主這回說啥也不去啦。這十九
 的日子，又要和人家打離婚！

陳 噢！你這是一回事，人家那又是一回事。

吳 褲襠裏放屁兩下去啦。

陳 老妹子的事你老人家打算咋辦？

老 真把我氣死啦。（唱四曲）

我看他說的是瘋話，一定不讓他打離婚。

吳 (唱) 李老大娘你想想，誰的衣裳你穿在身？

老 (唱) 參加鬪爭大肚皮，分來的果實穿在身。

王 (唱) 鬪爭要回來的房子地，爲啥又把姑娘給他們？

老 (唱) 使換人家彩禮錢，咋好提出打離婚。

那家小伙子還不壞，二十來歲倒挺俊。

劉 那倒不假，常不下地嗎，還不長的白淨淨的啦。

吳 (唱) 應當嫁給貧僱農，不和地主來嘎親。

王 你姑娘不樂意，你老人家也不要硬強着她，而怎麼唔也不許給大肚皮嘎親啦，大肚子不會給咱們一條心的，你把姑娘給他還不是往火坑裏送啦。

陳 是！老王說的你看對不？

老 (想了想) 哎！這話也有道理，反正兒大不由爺，女大不由娘，那就這末辦吧，可使了人家彩禮錢人家來要可咋整？

劉 他敢！怎麼磨廢債啦，抬的錢都不還啦，大肚子錢他敢要？鬪都鬪啦還怕他？

吳 是！你還怕他？

老 怕倒不怕。

劉 李老大娘你看這麼好不？你姑娘也離啦，老王大兄弟也不許娶啦，把他倆訂一對看行不？

王 這扯不扯，這扯不扯。

吳 這麼一來那到好，都是貧僱農，倆個打小一堆長大的，老妹子炕上的，地裏的活都利爽。

陳 是！沒公沒婆，你老人家把他當作各個的兒子看，行不！

老 （上下打量王）行到行！我說啦也不算。

陳 那把老妹子給找來。

劉 我去找（跑下）。

吳 你可別給他說這個事。

老 這麼嚅不是講民主啦，這要看她各個樂意不？

陳 這話倒對嗎（陳二嫂聞大會啦）對！一會就去。

（劉和女上）

劉 來啦！來啦！

陳 來吧老妹子。

女 啥事？

陳 啥事？喜事，才剛李大娘答應你離婚啦。

女 真的？

陳 可不真的嚅，又給你找啦個婆家（指王）這小伙子你看咋樣？

女 不跟你瞎扯。

陳 你看行不？

女 (不語)

陳 平時見了王大哥長王大哥短的，這咋不敢說話啦。

女 (低頭不語)

劉 (唱二曲)

老妹不要把頭低。

吳 (唱) 這事你要拿定主意。

陳 (唱) 這是終身大事情。

老 (唱) 今個全由你自己。

陳 老妹子看咋樣？

劉 你看咋樣吧？現在萬事具備，只欠東風，就等你一句話啦。

陳 說唄，有啥羞口的。

女 (不語)

劉 怎麼唔對相對看，瞞不住也哄不了，你要不願意的話就搖搖頭，行不？

吳 對！你要是樂意就點點頭，別害羞。

老 害啥臊，在家跟我吵起來勁可大啦。

吳 你倒說樂不樂意？

劉 人搖頭啦，不樂意？啊！不樂意？

女 去你的吧！你咋知道我不樂意？（跑下）

劉 人家樂意啦。

陳 老王你呢？

劉 那還有不樂意的。他做夢也夢不到有這種好事，（將王拉住）別『迷』着，你同不同意？

王 這末咯還不是大夥說了算唄。

陳 今個這事辦的真湊巧，兩件事都辦成啦，貧僱農『嘎』貧僱農，看有多好。噢！以後誰家訂親也不許花彩禮錢啦。這是今個大會才決定的。

劉 這我倒樂意。舉雙手贊成。

吳 『趕情』你樂意，你他媽的還沒有娶老婆呢，還不樂意。

陳 老劉辦這事這麼上心，我尋思着你各個娶媳婦呢。

劉 要是我各個娶媳婦還不這末上心呢。現在又不興媒人啦，要沒有幾個熱心份子來幫忙。光你一個婚姻委員作月下老也辦不成麼。我說明個就過門好不？

陳 那那行呢。要搞在貧僱農大會通過才行來。

老 貧僱農大會能通過不？

吳 保險能，貧僱農給貧僱農結婚還有不能的。

劉 那咱就開會去吧！

陳 對！

王 你們去，我回去了。

陳 咋回事？

劉 新媳婦還沒來呢，你就想入洞房啦。

王 （提籃下衆亦下）

第三場

老

（唱五曲）

（老太太上）

今天閨女要過門，把我忙的不消停。

眼瞅着喜車就要到，去請她二姨來送親。

（白）王家那小伙是不壞，別說我滿意啦，那天在大會上討論，大伙都說這門親訂的頂一般配」呢，我快回去看小換子收拾好啦沒有？一會人家就要來娶。（拉開封門進）換

子！

女 （出唱二曲）